

謝靈運研究叢書

日韓謝靈運研究論文集

宋紅編譯



22-53
2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

宋红 编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建設溫州山水文化城市

錢興中



温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钱兴中 题辞

《谢灵运研究丛书》编辑缘起

黄世中

《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终于赶在第二届谢客学术讨论会之前付印,作为丛书的主编,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1991年11月21日至26日,温州师范学院在雁荡山举行首届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世界著名汉学家饶宗颐先生召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杨勇先生主持,先后在雁荡宾馆(23日晚上)和景山宾馆(26日晚上)召开两次座谈会。

雁荡会议除饶、杨二位先生外,参加座谈的有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侯思孟(汉名)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伯海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葛晓音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赵瑞蕻和吴翠芬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赵克尧教授、安徽大学中文系臧维熙教授、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蔡厚示教授、北京旅游学院谢鹤林教授、上海师大古籍所范能船教授、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顾绍柏研究员、汕头大学中文系隗芾教授、温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张桂生同志以及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马大康(现院长)、袁泽仁、黄世中等共18人。会议主要内容是座谈成立一个跨国、跨地域的谢灵运研究机构的可能性,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成立一个“谢灵运研究中心”,由中心辐射,负责与海内外学人联络,交流学术信息,收集谢氏的有关资料,编辑出版研究成果,推动谢灵运研究的深入开展。

景山会议仍由饶宗颐先生召集、杨勇先生主持,被邀参加座谈会的除赵瑞蕻、葛晓音、顾绍柏、范能船、黄世中(以上五人参加了雁荡会议)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祖美研究

1992.5.26

员、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编审、上海师大古籍所王薇云女士、山东艺术学院黄昉女士，共11人。会议推举本人为“谢灵运研究中心”负责人，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同时决定编辑出版《谢灵运研究丛书》，并在会上作了分工：饶、杨二先生任丛书顾问，陈祖美负责编校《谢灵运年谱汇编》、葛晓音、宋红负责编选《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外各一册），我同范能船、王薇云负责编纂《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我负责收集整理《谢灵运图录》。杨勇先生以其学术研究的远见卓识和对温州故乡文化事业的关注，资助丛书编纂起动经费人民币1万元，得到与会学者的赞扬与肯定。

“谢灵运研究中心”隶属温州师范学院，师院发文任命我兼任该中心主任（景山会议叫做“总干事”）。我接受工作以后，才发现这不是一个实体机构，没有研究人员，加上本人的研究方向并不在六朝文学，故十年来进度很慢，成绩甚微。不知者以为“夔一足”矣，其实我是“夔一足”，一直在唱着“独脚戏”。虽然如此，在师院新党委成立、新一届领导产生以后，学校加强对科研的领导，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对丛书的出版，在人力、财力上给予重点扶持，党政一把手都亲自过问编辑的情况，并给予具体的指导，使我增强了信心。

1996年8月，我赴潮州参加为庆祝饶先生八十诞辰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向先生简要报告了丛书进展的情况。回温州后根据实际情况，对丛书作了适当调整：将《谢灵运研究论集》中国卷分为大陆卷和台港澳卷，第一辑先出大陆卷，仍由葛晓音教授负责编选；外国卷由于西文资料缺乏，改为日韩卷，并定名为《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由宋红编审负责编选和翻译。《谢灵运年谱汇编》仍由陈祖美研究员编校。《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虽已纂辑近30万字，然尚有遗漏，而范能船教授又转做别项工作，故只能推至第二辑出版。增补《谢灵运传》和《谢灵运在永嘉（温州）》两种，传记由宋红撰写，《谢灵运在永嘉》一书

由我负责编选。这就是今天《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五种的由来。第二辑《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台港澳谢灵运研究论集》、《第二届谢灵运学术研讨会论集》、《二十四史谢氏史料辑要》、《谢姓史稿》五种,力争在2005年编就出版。

为了争取社会支持,1997年,“谢灵运研究中心”与谢氏裔孙浙江康乐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远典,谢氏裔孙华华集团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谢庆华共同发起成立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聘请老革命家王定国同志为研究会顾问,并成功地举行了第一次年会。

作为丛书的主编,我非常感谢陈祖美、宋红、葛晓音、王薇云、吴加正诸位先生,没有他(她)们的努力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陈祖美、宋红、葛晓音诸先生都是放下自己手头许多急待处理的事情,完成各自分担的任务。葛晓音教授在赴日讲学之前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选读了100多篇论文,才从中选录20余文。陈祖美为寻觅“谢谱”,在毒热的太阳底下,蹬着自行车满北京城转,个中甘苦,当可在陈氏《谢灵运年谱汇编·编后记》中领受到。宋红一个人不仅承担了《谢灵运传》的撰写,又翻译了日本学者的8篇长文。当我从邮局领回她工工整整、一字一格将日译文章誊抄在298页的400格稿纸上的时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没有这些“两肋插刀”的朋友,虽是五种小书,又谈何容易!

最后,要特别向饶宗颐、杨勇教授表示深切的谢忱,饶先生自始至终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印前又特为丛书题签;感谢温州市钱兴中市长为丛书题辞;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肖星明、赵运仕先生认真审读、编校、纠正书中的许多疏误。温州市旅游局局长陈步麟,温州市谢灵运研究会会长谢远典、副会长谢庆华、副秘书长谢炳超和谢上杭,谢氏裔孙谢祥其、谢炳潘,以及好友李仁超、娄丐洲等共同策划并慷慨解囊,使丛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 谢灵运研究丛书 ·

顾 问	饶宗颐	杨 勇
题 辞	钱兴中	
封面题签	饶宗颐	
封面设计	全 力	
总 策 划	谢远典	谢庆华
策 划	谢炳超	娄丐洲
	谢炳潘	谢上杭
	黄世中	张德苍
名 誉 主 编	陈步麟	李仁超
主 编	黄世中	
副 主 编	林维民	汤一钩

温 州 市 旅 游 局
温 州 市 谢 灵 运 研 究 会
温 州 师 院 谢 灵 运 研 究 中 心

2001.7.8

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一辑）目录

谢灵运年谱汇编 (陈祖美 编校)

天地一客儿

——谢灵运传 (宋 红 著)

谢灵运研究论集 (葛晓音 编选)

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 (宋 红 编译)

谢灵运在永嘉 (温州) (黄世中 编选)

谢灵运研究丛书（第二辑）书目

谢灵运研究资料汇编

台港澳谢灵运研究论集

第二届谢灵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

二十四史谢氏史料辑要

谢姓史稿

目 录

《谢灵运研究丛书》编辑缘起(黄世中)	
前言	(1)
谢灵运的思想	〔日〕福永光司 宋红 译(5)
谢灵运的山水诗	〔日〕小尾郊一 宋红 译(26)
通向山水诗的契机	
——以谢灵运为论	〔日〕志村良治 宋红 译(46)
谢灵运的乐府诗	〔日〕藤井 守 宋红 译(66)
谢灵运山水诗考	
——自然素材的选择与审美意识	〔日〕小西昇 宋红 译(83)
谢灵运山水诗续考	
——其审美意识与山水画之关系	〔日〕小西昇 宋红 译(109)
谢灵运诗中的“理”与自然	
——以《辨宗论》及始宁时代的诗为中心	〔日〕牧角悦子 宋红 译(127)
谢灵运的《山居赋》与山水诗	〔日〕塙本信也 宋红 译(151)
中国山水诗的发展与谢灵运山水诗的特性	
	〔韩〕金万源(173)
谢诗用典之探析	〔韩〕李光哲(193)

前　言

本册论文选旨在选编、选译华语之外的谢灵运研究论文，主要是依据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王薇芸女士所编《谢灵运研究论文篇目资料索引》(《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附录，学林出版社，1994)及日本京都大学所编《东洋学文献类目》提供的情况选编的。西文的谢灵运研究论文只见到一篇([美]弗朗西斯·韦斯特布鲁克《谢灵运的风景诗》、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且出处不详。因此，这本论文集所收的外语文章实际上仅限于日本和韩国。此外，各大图书馆的海外期刊残缺不全，就连资料索引上所提供的篇目也不能全部找到原文。虽然通过海外学者的帮助，查找了一部分，但遗漏的佳作仍然不少。这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一大缺憾。

在产生优秀论文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优秀的论著，因为二者取决于同一的研究水平，并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作为单篇论文的选本，我们无法顾及到研究谢灵运、研究山水文学专著中的精彩片断，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缺憾。尽管如此，有两本专著仍须在这里提及。

一是日本小尾郊一先生的《中国文学中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岩波书店，1962年)；二是联邦德国W.顾彬(Wolfgang · Kubin)先生的《中国人的自然观》(联邦德国施泰纳出版社，1985年；马树德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小尾先生的著作从哲学的角度入手研究中国山水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无疑把握了纵贯于中国山水文学的主脉。这部著作从研究角度到观点、方法，都突破了旧的模式，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

著作的问世对日本汉学界的山水文学研究乃至谢灵运研究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本书所选译的论文中即可体会到这一点。尽管在这之后日本的谢灵运研究又有了很大发展,甚至有研究者在论文中对小尾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或反证,但可以说他们中不少人的研究是以小尾先生的论说为出发点的。这部著作的影响不仅限于日本,而且波及西方。顾彬先生《中国人的自然观》一书即是对小尾先生研究成果的深入与拓展。该书虽然个别章节沿袭了小尾先生的观点和论述,但在理论框架和整体布局上都更加缜密和完善。鞭辟入里的分析使人很难相信其出自一位西方人的手笔;而从看似平常之处引发出独到的理论见解,又使人感到惟有善于思辩的德国人才能找到由此岸到达彼岸的津梁。读过此书,顿感西方汉学家已越过翻译介绍阶段而开始游刃于研究领域。

发表于海内刊物的论文,大多是万字文,很少有突破两万字者。海外论文则似乎不大受字数约束。有的论文长达数万字,甚至有刊物为重要学者发专号的情况,这时发表出来的已不是文章而是专著了。为在有限的篇幅内使读者更为全面地了解海外谢灵运研究的情况,本书对2万字以上的长文只好割爱,这便是选编、选译中的第三点缺憾。

本书选收40年代迄今,日本、韩国论文10篇,从中可以看出时代的发展与研究的进步。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论文承袭着中国传统国学的研究方法,有的则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愈来愈多地受到其他相关学科特别是西学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科学中量化分析的手段也开始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因此,有了从语词统计、用典统计的角度研究谢灵运的新方法,也因之产生了新的成果。量化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性”,而且在于描述“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度”的把握才是对诗人更为准确的把握。当然,这要借重于现代化的研究工具电脑

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

这里尤其想提一下日本。从 50 年代至 90 年代，日本的谢灵运研究不仅“代”不乏人，而且篇目甚夥。依选译者之管见，见诸各类型索引者总计 43 篇。本书所译的 8 篇，是从多方搜得的 25 篇论文中遴选出来的。这些论文覆盖面很宽，从谢灵运的生平、谢灵运的思想、谢灵运的语言、到谢灵运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乃至谢灵运的乐府诗、谢灵运的《山居赋》、谢灵运的《辨宗论》等，皆有专文论述。将这些多层面、多角度的文章组合起来，便可见出日本谢灵运研究丰富多彩的整体面貌。

海外文章，殊不易得。迄至 91 年底，韩国的社会科学杂志在北京的大图书馆里还未曾上架；手头已掌握篇目的 43 篇日人论文，在北京图书馆里只寻得 10 余篇。在此由衷感谢日本立教大学的谷野典之先生、韩国顺天大学的金银雅女士，他们为本书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研究中国民族学的谷野教授在接到求援信时正准备来华考察，他立即在繁忙的准备工作中挤出时间寻找并复制了我们迫切想看到的 10 余篇重要论文。研究六朝和唐代文学的金银雅女士在查阅了韩国有关谢灵运研究的全部论文后，热心推荐了金万源和李光哲两位先生的论文，并请他们自己翻译成汉语寄来。本书能有今天的规模和质量，是与海外同行友人的帮助分不开的。

90 年代的中国，已进入经济起飞的时代。在这变革中的特殊阶段，要出版一本纯文学研究方面的书，其艰难有甚于“蜀道”。如果没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六朝文学研究专家杨勇先生的首倡襄助；如果没有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谢灵运研究中心的大力筹措；如果没有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慷慨支持，便不会有本书的面世。

也正基于上面的原因，本书在编选、翻译过程中并未一一征得论文作者的同意。中国古人有这样两句话：“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想必海外的汉学家们愿将自己的攻玉利器度与大陆学者，在切磋琢磨、赏奇析疑的交流中享受一份以文会友的快乐。

韩语论文由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出面组稿，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本人学识浅薄，汉译技巧不足，编选、翻译中如有偏颇错漏之处，恳请诸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宋 红

1994年3月20日

谢灵运的思想

[日]福永光司

宋红译

六朝文化是建立在贵族社会基础上的文化，如果认为居于贵族社会顶峰的是琊邪王氏和陈郡谢氏，那么作为谢氏家族嫡传，以东晋名相谢安之兄谢奕为曾祖父、以在淝水之战中立下盖世之功的谢玄为祖父的谢灵运，便可以说是六朝贵族中最典型的一例。在此意义上，谢灵运的思想有可能是六朝贵族思想及六朝文化性格的最好代表，这是我对谢灵运的思想感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谢灵运的思想，历来认为在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山水自然思想中具有独立性，即是说：魏晋时期的老庄思想在六朝的新发展中，谢灵运应占有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谢灵运在发展老庄思想方面具体担当什么角色，处于什么地位？这是我对谢灵运思想感兴趣第二个原因。

谢灵运又是《辨宗论》的作者，历来作为研究重点而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家所瞩目。此外，他对佛教经典与教义的关心和理解，也在其文集中时有所见。他对佛教的关心与理解，究竟与他的老庄思想有怎样的关系？又与作为六朝贵族之代表的他在生

活上有什么联系？这是我对谢灵运思想感兴趣的第三个原因。

—

在考察谢灵运的思想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他的生平。（《宋书·谢灵运传》详引他的作品，传记则比较简略，这里参照《宋书》、《晋书》中的有关资料加以补述。）谢灵运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385），是陈郡谢氏嫡传谢涣之子。祖父谢玄，曾祖父谢奕（谢安之兄）。父谢涣无大才，且早卒。他秉承祖父血脉，幼聪明，好学问，勤于读书。据《宋书》本传记载，他家的经济状况“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又《宋书·谢弘微传》称：其从叔谢混有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由此可推想其殷富之状。他作为名实得兼的一流贵族的嫡子，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史称他“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本传），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本传），这种放任的强烈个性也与他富庶的生活不无关系吧。

关于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几乎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惟言他的才能特别受到从叔谢混的爱重，又屡与族弟谢密（弘微）、谢瞻（宜远）、谢晦、谢曜等集于乌衣巷宅邸，为文章之游（《宋书·谢瞻传》、《谢弘微传》）。史书又称他“好藏否人物”、“博而无检”，他在成长中是一个才气焕发，任性放纵的青年。

他初涉仕途是在元兴末年（20岁左右），做了与刘裕（后之宋武帝）势力相抗衡的刘毅的记室参军。^①

但义熙八年（412）刘毅为刘裕所斩，谢混亦同时连坐被杀，他第一次对政治的黑暗与险恶有了最切近的体验和认识。

然而他对政界的野心和期待并没有因此而受挫。不久，他作了行将登上皇帝宝座的刘裕的参军。刘裕北伐之际，他作为其弟

刘道怜的参军留在京师，接着又作为使者到彭城劳军，庆贺刘裕北伐的辉煌成功。留传至今的《撰征赋》便是这时的作品。此外，这一时期与他生活相关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因小妾与门生私通，怒杀门生，弃尸于河。这件事引起很大物议，《宋书》中几处提到。事件发生时，位当御史中丞的王淮之因对灵运之罪未加纠弹而受责免职，他自己亦因王弘的弹劾而以免官告终。

灵运 36 岁时，刘裕即位为宋武帝，他再度以散骑常侍之职仕宋。尽管他对新王朝抱有很大期望，但刘裕并未给与他权要之位。得到权要之位的是与他曾为同僚的傅亮、徐羡之及他的族弟谢晦等。这当然与他的期望不符。他之所以接近庐陵王义真，便与这种不满有关。

庐陵王义真是武帝第二子，聪明好文学，将颜延之等文士、慧琳等学僧集于幕下，声望颇高。当时武帝长子义符昏聩愚钝，至有武帝死后当由义真继位的风传。谢灵运与刘义真接近，恐怕心中也正怀着这种期望。可对此事加以印证的便是义真曾声言“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宋书·刘义真传》）这一事实。

然而他对庐陵王真的希望却落了空。不久，武帝去世，义符继位为少帝，大权落到徐羡之、傅亮等人手中，他们以少帝名义，将早已感到不快的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接着又将其杀掉（景平三年六月）。据《宋书》（卷六十一）说：这是因为另谋废立的徐羡之等人，担心在废少帝成功之际，义真出来即位。这姑且不论，庐陵王的死对谢灵运来说是何等巨大的悲愤和沮丧，只要读一下他的《庐陵王义真诔文》及《庐陵王墓下作》诗，便可明白大半。然而庐陵王的沦没对他来说绝不仅仅是悲愤和沮丧。在庐陵王已被废为庶人的永初三年，他因被判为庐陵王一党而左迁永嘉（今之温州）太守。这时他作有抒发心绪的《之郡初发都》诗。

在永嘉的生活约有一年。这一年间，他的心境由 10 余首诗

中传达出来。尽管所歌咏的是明快的南海风光，但却蒙上他内心苦闷绝望的阴影，充满抑郁的悲音。所谓他的山水思想，便是在这种苦闷与绝望中培育出来的，然而他孤独的心却不想永远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不顾亲朋故旧的劝阻，仅过了一年便辞官离开永嘉归隐会稽始宁（今之上虞）。始宁有他祖父谢玄的阔大田宅，他便选那里的田宅作为自己的栖隐之所。他的始宁栖隐生活，通过《山居赋》可以得到周详的了解。在这段生活中，他的思想急剧向老庄、佛教方面倾斜，他的心沉浸在美丽的会稽山水之中和老庄佛教方面悟的追求中，他似乎第一次发现了安居之地。事实上，他的《山居赋》就是在歌颂安居的喜悦。然而打破他内心宁静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打破他内心宁静的是朝政的变化。

废黜庐陵王、左迁谢灵运的徐羡之、傅亮之流，景平元年立少帝成功；经过许多曲折，武帝第三子刘义隆即位（元嘉元年）为文帝。文帝素憎徐羡之一派的专权，遂于元嘉三年将他们诛杀，参预诛戮计划的王弘、王华、王昙首等作为新的权要人物而被任用（这时谢灵运 42 岁）。

在诛杀徐羡之的事件中，谢灵运一族也有牺牲者，那就是他的族弟谢晦及谢曜。先是从叔父谢混在权力斗争的浊流中沉沦，而今又是族弟谢晦等在这条浊流中丧生，谢灵运有为于世的思想不应不有所触动。特别是谢晦在押赴刑场途中所作《悲人道》一文，表现出对仕途黑暗与险恶的无限痛恨，谢灵运一定读过此文，并受到深深的触动。那么他《山居赋》中所表现的始宁栖隐的愉悦如果真是出自他内心的话，他就不再对那样恐怖的政界动心。但不管怎么说，谢灵运的心以徐羡之被诛一事为契机开始活动起来，萌生了对朝廷的一线希望。于是，应文帝之召，告别始宁生活的一天再度找上了他。^②

然而到京城后等待谢灵运的仍是失望。朝中大权交给了在他看来名望地位都逊于自己的王弘、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辈，安